

歷史空間

王兆貴

沈約為何害怕了？

歷史空間

在南朝的歷史上，提起沈約來，可以說大名鼎鼎。不僅因為他歷仕宋齊梁三朝，協助蕭衍登基稱帝有功，更因為他在史學和文學領域都饒有建樹，被譽為詩文兼備的「一代辭宗」。著述有《晉書》百一十卷，《宋書》一百卷，《齊紀》二十卷，《梁武紀》十四卷，另有《遷言》十卷，《謚例》十卷，《宋文章志》三十卷、文集一百卷以及《四聲譜》等，可惜的是，除《宋書》外，多已亡佚。

可是，就是這樣一位博通群籍、著述頗豐的文壇領袖，卻赤足拜在一名叫裴子野的晚輩面前自嘆弗如。那麼，這位叫裴子野的後起之秀是何方神聖，何以能讓沈約感到害怕呢？

讀過《三國志》的人，對裴松之的名頭當不會陌生，他為《三國志》所做的補注，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，歷來為史學界所推重。但對其曾孫裴子野的事跡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裴子野出生在史學世家，聰穎早慧，勤奮好學，少年時代就以能書善文聞名鄉里。步入仕途後，裴子野為官廉明，清高自守，克勤克儉，宅心仁厚，寧肯自家忍受飢寒，也要把朝廷的俸祿分攤給生活困難的親友，為時人所敬重。他於文史方面的才華，也備受朝野稱道。西北邊境有兩個遠邦，一日白題，一日滑國。那一年，這兩個國家派使者來朝進貢。由於疏隔多年，朝裡無人知其來歷。裴子野卻能引經據典，娓娓道來。於是，皇上便命令他撰寫《方國使圖》，對鄰邦小國廣述懷來之盛。由於學識淵博，文思敏捷，他受命起草文稿時，通常是胸有成竹，一揮而就。文字簡練樸實，筆勢雄渾大氣，同僚無不歎服。皇上深為讚許地說，看你樣子這般羸弱，文章卻寫得如此豪壯。自此而後，朝廷的符檄文書，均由裴子野起草。在梁武帝的高度信任下，裴子野由著作郎掌國史，不久又兼中書通事舍人，成為任昉之後赫赫有名的「南梁一支筆」，並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文人集團。同裴子野交遊的學界名流，如劉之遴、肖勛、張纘、劉顯、殷芸、到溉等，即便資歷勝其一籌，也都資服他的學識。他們在一起切磋古籍時，每遇意見不合，「咸折中於子野」。

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，宋元嘉年間受皇帝之命續修宋史，沒有完成就去世了，子野常想繼續完成祖先遺業。及至齊武帝永明末年，沈約受命編撰的《宋書》問世。在這部皇皇百卷的史書中，沈約夾雜了一句不恰當評語：「松之已後無聞焉」。意思是說，松之身後，裴氏家族就再也沒出過什麼人才了。這樣的斷言，裴子野看了自然不忿，就更加激起了他重修宋史的慾望。於是利用辭職為父守喪之機，在《宋書》基礎上刪繁就簡，撰寫出《宋略》初稿。到得梁武帝時期，又作了進一步修訂。這部卷帙僅有《宋書》五分之一的史學論著，「敘事評論多善」，成書後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讚賞。其中有一句話說，「戮淮南太守沈璞，以其不從義師故也」。

沈約讀過《宋略》後害怕了，光着雙腳到子野的住處謝罪，請求雙方消除誤解和怨恨。並就子野的著述發出感歎說，我不及他啊。

這件事，《南史·裴子野傳》記述得非常簡約，原文還不到三十個字，可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和涵蘊的隱情卻很微妙，也耐人尋味。通過對《南史》的全面解讀以及後人的諸多考證，至少能讓我們從中看出三個問題。

第一，沈約所編《宋史》，是根據何承天、徐愛等所著宋史舊本續撰而成，上溯至魏晉時期，列傳於豪門世族，鋪陳及詩書禮樂，收羅了大量原始史料，特別是在文史兼融方面，取得了較高的成就。冗長繁雜是實，可取之處居多。既沒有一些史學家說得那麼好，也沒有一些史學家看得那麼壞。其突出缺點是對政權鼎革之際的史實，在記載上多有回護，是謂曲筆。

第二，裴子野重修宋史的初衷，雖說是出於完成祖先遺業的願望，但促使他付諸行動的直接動因是對沈約評價之不忿。這一點，書中沒有說破，但引述「松之已後無聞焉」這句話本身就含有這層意思。否則，在已有完整《宋史》行世的情況下，為何還要花功夫另搞一部《宋略》呢？重修《宋略》目的，除化繁為簡外，無疑包含着對《宋史》中的不如人意之處作出矯正。

第三，裴子野撰《宋略》時，頭腦是清醒的，力求公正無私，不夾帶個人恩怨，還原歷史真相。所以，書中有意提示：「戮淮南太守沈璞，以其不從義師故也」，即：淮南太守沈璞被殺，是因為他不逢迎孝武帝劉駿的緣故。沈璞是誰呢？沈約的父親。這一點，沈約看後心裡當然明白。他為官期間政聲、文名雖高，未免有些趨炎附勢，想必是從反面接受了他老爸的教訓。

總而言之，沈約之所以害怕了，並赤足到裴子野府上去謝罪，不僅僅是因為後生可畏的緣故，其實是涉及到家族之間的恩怨，並擔心於後世留下不良影響。須知，當時的裴子野才四十歲左右，而沈約已快七十歲了。沈約宦海生涯這麼多年，為求善終，當服人處且服人，這一點還看不破嗎？

這兩人後來交集如何，史書上沒說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據《南史》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七所述，沈約「自負高才，昧於榮利，乘時射勢（有版本記作藉勢），頗累清談」，曾為梁武帝所疑忌和嫌棄，以至憂懼而死，時年七十三歲。有關部門請示擬給沈約謚號為「文」，梁武帝說，「懷情不盡曰隱」，遂改為「隱」。裴子野六十一歲那年病死在任上，梁武帝流涕悼惜，褒獎有加，贈賻若干，賜謚為「貞子」。



■沈約在史學和文學領域都饒有建樹。網絡圖片

書若蟬蛸

葉輝

寫作：走入迷宮

法國小說家兼導演杜拉斯（Marguerite Duras）論寫作，有此「洞穴之喻」：「你身在洞裡，在洞底，幾乎全然孤寂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。對一本書要寫什麼主題全無概念、全無想法，便是要再度回到書前面對書。一片廣大的空無。一本可能的書。面對無物。面對某種類似生活的東西，赤裸的寫作，一種必須克服的可怕的東西。」

這番話，其後被瑪格麗特阿特伍德（Margaret Atwood）借用為《與死者協商》一書眾多的引述之一。

在《與死者協商》中，阿特伍德大量引用作家及詩人的名言及故事，才輾轉論說與寫作相關的話題，她寫道：一位作家最常被問到三個問題，「發問的人包括讀者以及他們自己：你是為誰而寫？為什麼要寫？這念頭從何而來？」也許每一位作家都一如杜拉斯所言，身在洞底，面對無物，唯一能拯救自己的，就只有問因由而持續書寫下去。

不斷引述，也許就是阿特伍德的自救之道，比如她引述加拿大詩人詹姆斯瑞尼（James Reaney）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說：「敘事者看着妹妹一邊拼字，一邊餵雞，每撒一把飼料就拼出一個字」，敘事者於是有了此說法，「我常納悶，她是在給天上的誰寫信。」

思考問題的不是可能的讀者，而是作者，從中尋索可能的動機，所以她寫道：寫作的感覺「就像走進迷宮，不知道裡面藏着什麼怪獸。有人說像在隧道中摸索前進」，也許「有人說像置身山洞——她可以看見開口處的光亮，但自己處在黑暗之中」，也許「有人說像置身水中，在湖底或海底。有人說像置身於漆黑的房間，獨自摸索，必須在黑暗中重新擺設傢具，全都整理好之後燈光便會亮起」。

寫作的感覺因人而異，有人或者會說，感覺就好像是「在清晨或黃昏涉水渡過深河」，也有人說「像置身於一間空房，房內雖空但卻充滿了位說出的字詞、充滿了一種低語」，亦有人說「像跟一個看不見的生物或東西扭打」，或者「像坐在舞台劇或電影開場之前的戲院，空蕩無人，身在其中就只能耐心忍受寂寞，等待人物及情節出場」。

寫作乃進入迷宮的歷程，作者永遠身在迷宮：「阻礙，蒙昧，空洞，迷途，暗影，漆黑，常常還加上一番掙扎或一條路徑、一段旅程——看不見前面的路，但感覺到前路可以前進，感覺到前進的行動本身終究會讓你看得清」，阿特伍德指出在許多人對寫作歷程的描述中，那大概概是共通的元素，讓她想到四十年前，「一名醫學院學生對我形容人體內部的話：裡面黑漆漆的。」

阿特伍德因而認為，寫作的全部秘密在於戰勝黑暗（否則就遭黑暗吞噬）——如此歷程或許就是「有關黑暗，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慾望甚至強迫感，並且，幸運的話，可以照亮那黑暗，從中帶些什麼回到亮處」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十）

唐代詩僧寒山（之四）

掛圓岩眾
在滿點星
青光孤羅
天華燈列
是不月夜
我心磨未
。瑩沉深

唐代詩僧寒山詩

素仲配畫

甲午春日



寒山的詩，流傳的不少，約有三百餘首，還有與拾得所作而稱為二和集。寒山的詩除了我配圖的四首外，還有很多好句，如「繁華能幾日？眷屬片時親，縱有千斤金，不如林下貧。」既道出世情，也寫出自己的意向。

寒山這詩意境極美，給我一種寧靜祥和的感覺。「圓滿光華不磨瑩」此句，有另一版本「圓滿光華不磨鏡」，我是喜歡「圓滿光華不磨瑩」版本的。你想想，月亮的光華何需經過打磨呢？本身就是發出光亮的明燈。

啟悟隨筆

生活點滴

韓小樂

韓大叔的晚年生活

韓大叔屬馬，而今七十有三，垂垂老矣。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，今年春節我回娘家時，尚見他健步如飛，食量驚人。我家六兄妹一致認為，以韓大叔的身體狀況，定然活過百歲。

韓大叔其實是我親爹。我們村裡的風俗頗為古怪，有一部分家庭對親生父母的稱呼那簡直是豈有此理。我們兄妹從小管我爹叫「叔」，更可氣的是，因為爹不叫「爹」，我們喊親娘叫「孀子」。這種奇葩稱呼，在我們兄妹談婚論嫁那會兒，惹來不少的盤問。那些「準伴侶」們幾乎千篇一律地問，你們不是親生的吧？

韓姓在我們村裡是望族。韓大叔在我們韓姓族人中，輩分較高，喊他「大叔」者，比比皆是。本來，我們兄妹是不敢帶姓呼之為「韓大叔」的。可是，我發現喊「叔」比較拗口，尤其是拉起長聲喊「叔唉」更為難聽。有一次，我獨出心裁，站在家門口喊了一聲：「韓大叔在家嗎？」我爹應聲而出，看到了他的女兒惡作劇，竟然面帶喜色，不加責備。我受了鼓勵，喊韓大叔的頻率也愈來愈高。後來，眾兄妹受了我的撥撥，紛紛喊起「韓大叔」。韓大叔是個有修養的文化人，對兒女的標新立異，他不但不排斥，還笑吟吟地說這個稱呼「新穎別致」。

對生活的樂觀態度決定了韓大叔的晚年幸福生活。韓大叔喜歡寫毛筆字，尤其喜歡行書。天下第一行書《蘭亭序》的來龍去脈，他比央視《百家講壇》裡的專家教授還講得帶勁。教授們都認為《蘭亭序》的真跡早在世上消失了，如今傳世的摹本都是贗品。韓大叔不這樣認為。一天半夜，我接到韓大叔急電，說他夢到王羲之了，說王羲之親口告訴他，《蘭亭序》的真跡尚在人間。他怕忘了夢的內容，趕緊打電話告訴我，讓我幫他

記清楚這件奇聞異事。我睡意全無，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地囑咐我爹：「韓大叔，你繼續做夢，別忘了問問王羲之，那個真跡在哪兒，咱抽空去找找……」

後來，韓大叔大概覺得做夢不靠譜，壓根不提《蘭亭序》這事了。閒暇時刻，韓大叔仍舊筆耕不輟，把練字作為頭等大事。七十大壽那年，我刻了一個印章祝壽，上書「韓大叔」。韓大叔如獲至寶，每次寫完毛筆字，落款之後，他都會習慣性地蓋章。最可喜的是「韓大叔」三個字龍飛鳳舞，熠熠生輝，很有名家風範。有一次，韓大叔寫了一副「一等人忠臣孝子，兩件事讀書耕田」，我們兄妹都說好，慫恿韓大叔蓋上章，拿去裝裱，留着當傳家寶。韓大叔裝裱好了，掛在了正屋南牆上。家裡每逢來了客人，韓大叔都會引着前去觀瞻。

最近，韓大叔又迷上了養生。他在天井裡開闢了菜園子，說要種綠色蔬菜。「莊稼一枝花，全靠蟲當家」，這是他種菜的指導思想。為此，他埋怨我們兄妹工作地點離家太遠，把糞便都留在了他鄉，自己家的糞坑都填不滿，導致菜園子的肥不足，產量上不去。大哥孝順，順着韓大叔的意思說要辭職帶全家回老家，為菜園子多作貢獻，爭取「肥水不流外人田」。韓大叔嚇得不輕，趕緊說不用不用，說他馬上養「馬牛羊雞犬豕」，這六畜的糞便質量，不比俗人的差。

韓大叔種菜不打農藥，不施化肥，種出的蔬菜鮮亮水靈，味道正宗。為了顯擺他的輝煌戰果，韓大叔決定把他的時令蔬菜，逐一送到我們兄妹家中。我們都表示自己回家拿，不忍心讓親爹路上太辛苦。韓大叔可不聽這一套。那天，我家門鈴高亢的響了起來。開門一看，韓大叔正衝着我傻笑，面前豎着一個大麻袋。明顯的，這是新鮮蔬菜送貨上門啦！

豆棚閒話

枸杞物語

枸杞渾身都是寶，可入藥，可入饌。

枸杞的食用性要比藥用範圍更為寬泛。人們用枸杞來泡茶、泡酒、熬膏、釀酒，也用它烹製出許許多多的美味佳餚。按枸杞的食用部位來說，可分嫩梢與果實兩個部分。在我們這兒，將枸杞的嫩梢叫做枸杞頭，或是甜菜頭；將其果實叫做枸杞，或是枸杞子。

枸杞頭是春天的時令菜餚。春天一到，菜場裡到處都是賣枸杞頭的。農人們大筐小籃地挑來拎來，在台案上堆得高高的。這枸杞頭也就手指長短，碧綠鮮嫩。它有清熱、解毒、補腎、明目諸多保健功效，故購買者多。用枸杞頭炒裡脊、炒魚片，這是老少皆宜的菜餚。我喜歡將枸杞頭焯水，切細，涼拌，麻醬油一澆，用來佐酒，真是妙不可言。我的女兒則喜歡清炒，什麼配料也不放，單炒枸杞頭，清香，鮮嫩，還有點甜。

採枸杞頭是項很費工夫的活，半天下來，收穫不大。我採過，故知不易。我們這一帶沒人種植枸杞，都是野生的。故「野」味重，味道好。這些枸杞河灘野地到處都長，漫漫散散的。採時得一根根地掐，還要揀嫩的。時間一長，手指碧綠，如染了一般。採摘的時候還要留神，它滿身的細刺，能紮破你的手。在河灘採摘，尤要小心，一不注意，腳一跳，能滑倒。摔到河裡，就鬧笑話了。

寧夏和甘肅一帶盛產枸杞，這兩地的人喜歡喝三泡台。三泡台也叫八寶蓋茶，把茶葉、枸杞、桂圓、核桃、葡萄乾、芝麻、紅棗、冰糖諸多滋補什物，搭配在一起泡茶喝。其配料雖有一定之規，也可隨機變化。喝三泡台，講究點的使用三件套專用茶具，也可用普通的茶杯。可守成規，也可隨意。十多年前，我在寧夏和甘肅旅行時，天天喝三泡台，味道確實不錯。常言道，吃遍滋味鹽好，嘗遍味道糖好。三泡台中的冰糖有彰顯味道的作用，它能使諸多什物的特性充分發揮出來，融合起來。我從寧夏回來的時候，帶了半旅行包的三泡台分贈親朋，個個叫好。有朋友喝完了，仍想。於是依樣畫葫蘆，自己動手配製起來，好在這幾樣東西並不難找。

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，曾請教毛主席養生之



■枸杞渾身都是寶，可入藥，可入饌。網絡圖片

道。毛澤東回答了三句話九個字：「酒少量，動經常，口常笑。」這話確實有道理。我有個鄰居，姓李，是所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，是「三句話九個字」的實踐者。此人尤為好酒，且是專一用枸杞泡酒。四季如一，廿年堅持。他的屋裡有好幾個大大小小的酒壺，泡的全是枸杞，一片彤紅。這些酒他按時間先後的順序，輪着喝。長期下來，枸杞的滋補功效充分顯現。按他實際年齡，已是七十開外，可看起來卻像五十歲的模樣，且是鶴髮童顏，行走如風。

最記得我先前的一個同事，是個老頑童，是個沒心眼，沒城府的人。他一輩子與世無爭，與人無奪，是個知足常樂的樂天派，幸福派。老頑童沒事就喜歡玩，整天哼哼唱唱地騎着一輛破車到處轉悠。秋天裡能騎車到江邊採摘枸杞。江邊距城裡有十二公里的路程，他也不累。長江的岸邊全是野生的枸杞，在秋陽裡招搖，很是誘人。採時他還專挑個大的，粒滿的，色豔的，反正有的是時間。照他的話來說，既鍛煉了身體，又看了風景；既有收穫，又有了樂趣，真是一舉多得的好事。

在我們揚州有着許多古典園林，園中隨意生長着不少枸杞。這些枸杞年限短的大幾十年，長的上百年。瘦西湖小紅橋附近有棵枸杞，已有一百二十餘年的樹齡。其主幹已長到腿粗，雖是枝幹糾曲，樹皮斑駁，仍是生機勃發，年年吐綠，歲歲結果。

枸杞屬茄科落葉灌木，能長成樹形，堪稱枸杞王了。每每看到這棵枸杞，總讓人想到一種精神，這是一種生命的激情和執着。

陸蘇

心靈驛站

碗蓮

開門一碗蓮。木門，石碗，青蓮。還有，抬頭即見的每天自然醒自然睡的天光，和綠墨般溼在階前的青苔。

數月前央父親在門口石碗裡新種了蓮，已長出了數柄荷葉。有風沒風的，那蓮葉輕細小扇般小得意地搖曳着，不知是不是怨我將它們從三畝蓮塘遷居到了不到一個平方的蝸居，反正就是不肯開花讓我高興。如同古代不情不願被選入宮中的女子，就是冷着臉不肯殿上聖前莞爾一笑，私下背着人賞個花撲個蝶卻笑得花枝亂顫。我就像個欲罷不能的君王，眼巴巴地苦等着心愛的妃子哪天芳心大悅笑出一朵傾國傾城的荷花。

青山前，梅樹下，眼見得晨光初臨，那蓮葉清顏素面動人心弦；眼見得陣雨突降，那蓮葉髮髻凌亂

楚楚可憐。其實這一碗荷葉已足夠我喜歡了，那不着人間一抹脂粉的淡然，那穿了旗袍花盆底鞋似的古典，那不媚不躁的冷艷，那不逢迎不討好的自在，勝卻花開無數。不開花的蓮，是始終在路上的蓮，總好像有一個美好的前程可以抵達。把花朵藏起的蓮，是不慌不忙的蓮，如同一首詩早已寫好，總會讀到最後綻放的那一行。

且舀一勺新釀的糯米酒，把時光灌醉，就着堂前簷下半開炊煙。不妨借一把好久不見的二胡，把日子拉長，從容悲歡肆意纏綿。時光貴重，不可輕慢，每一寸光陰都要認真地浪費在自己的指間。草木有心，不可辜負，每一片葉子都值得柔情蜜意地以真情相許。一碗清歡，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

忽然想念……